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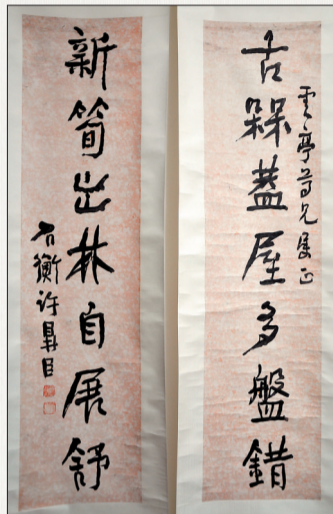
洛阳近代书画名人⑥

□记者 张广英

许鼎臣：中州儒宗 才华横溢(下)

“仰听尧舜语，俯察周孔辙。”当年悬挂于孟津龙嘴山馆正堂的这副对联，可以说是许鼎臣的座右铭。他致力于国学传承，被推为中州儒宗。

“讲学、著述、修志、赈灾……我曾祖父一生做了不少大事，他的书法成就也为时人所重。”许焜先生说。



许鼎臣书法



许鼎臣遗稿

不枉辛苦度此生

1933年7月，63岁的许鼎臣因暑天讲学劳累而染病去世，临终前他给儿子留下遗言：“希望你当一个读书人！”

转眼80年过去了，如今，许鼎臣撰写的“叔重家声先识字，鲁斋志事愧传经”一联仍在许家后人心中占有极重的分量。叔重是东汉许慎的字，鲁斋是元代许衡的号，这两人一个是写出《说文解字》的古文字学家，一个是讲求“修己教人”的程朱理学鲁斋学派创始人。许鼎臣推崇这两位先贤，后人也领会到了其中深意。

“从曾祖父到祖父、父亲和我，我们家四代教书，书法则已传了六代。”许焜欣慰地说，他的儿子虽然没有教书，却一直关注教育事业，而“孙女3岁就拿毛笔，今年才10岁，字已写得有模有样了”。

许鼎臣曾说“我书意造本无法”，认为书以学养，品学不高，书俗而已。百病可医，唯俗不可医，并称“书不通篆隶不名贵”。因此，他的书法融欧、褚于魏碑，极奇极拙，苍雄豪迈，自成一派，不落俗套。用著名书法家、陕西省书协副主席魏良的话说，就是“力屈万夫，不让古人，已成高古之体”。

许家收藏有一支鸡毫毛笔，是当年林东郊赠给许鼎臣的。鸡毫笔柔如绵，若非书者力劲如铁，根本驾驭不了。而许鼎臣轻轻松松，“挟一小砚，两三支鸡毫，赴汴试矣”，由此可见其书法之高妙。

当时人们很看重许鼎臣的字。一年除夕，他贴出对联：“辛苦此生，但学蠹鱼钻故纸；未知何年，能驱乌犍（指公牛）种山田。”夜里被人揭去，换成“老拙无力救国，子孙有幸读书”，不料又被揭去，只好大年初一再贴。孟津一位老人不懂书法，却收有许鼎臣的字，称心情不好时看一会儿就烦闷顿消，也是奇事一桩。

许鼎臣一生著述颇丰，有《龙嘴山馆文集》《中州学系史》等，就连师友的著作，他也一并搜集校勘，让他们的心血能流传后世。“曾祖父不负师，疏不负友，只是一生太辛苦了！”许焜说。然而，能在河洛大地上和后人心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，再辛苦也是值得的。

沿朱溯孔传国学

若论许鼎臣一生功业，最重要的当属设馆授徒，传承国学。他才气超迈，却不慕名利，先后在临汝县（今汝州市）岭头镇杨氏家塾、孟津县龙嘴山馆教书20余年，门生故旧遍布河洛。

当时在龙嘴山馆正堂，悬挂着一副许鼎臣所题的对联：“仰听尧舜语，俯察周孔辙。”可以说，这是他一生的座右铭和行为准则。20世纪二三十年代，中国传统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，许鼎臣担心国学废弛，便于1933年春在洛阳创办河洛国学专修馆，并被推为首任馆长（后由杨恭斋继任），他邀请周维新、阎永仁、叶连三等一起讲学。

这几位都是前清举人，中州鸿

儒，代表着当时河南国学研究的最高水平：周维新年过七旬，是德高望重的书法名家；阎永仁须眉皆白，是学贯中西的大家；叶连三读书万卷，纵论诸子百家；许鼎臣谈经说道，沿朱溯孔，更被推为中州儒宗。当时国民政府已迁都洛阳，因此，国学馆不仅吸引了大批读书人，很多政界、军界要人也来听讲，盛况空前。

1937年，卢沟桥事变后，国学馆因敌机轰炸而被迫解散。洛阳文史学者董高生先生认为，国学馆虽只存在了几年，却为河洛地区培养了大批人才，国学馆学生中后来在党政军界及文化界有成就者甚多，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。许鼎臣、周维新等人的道德学

问及学术成就，今天很多大学教授也恐难比肩。

许鼎臣的曾孙许焜幼年即随父迁居西安。据他讲，1923年刘镇华主政陕西时，曾邀许鼎臣赴秦讲学。那里是北宋张载创立关学的地方，而关学与洛学虽都是理学的重要学派，却一向因观点不同而争论不休，在对易经的认识上更是存在分歧。许鼎臣到西安后，求同存异，将关洛两派联合起来，成立了关洛学社，并邀陕西、河南及山东等地名流在此讲学。他自己连讲了3天易经，台下数千听众鸦雀无声。关中名儒牛梦周很佩服许鼎臣，对别人说：“许老哥道德文章誉满天下，而其书如得道君子，雄健书风熔碑帖，提笔四顾天地容。”

赈灾修志报桑梓

许鼎臣对家乡感情深厚，他在龙嘴山馆授徒12年，其间“讲诵之声不绝于路，而朝齋（jī）暮盐，甑尘常满却保桑梓如孝双亲”。

1930年中原大战后，豫西天灾人祸频仍，大批难民涌入洛阳，无以果腹。1931年，许鼎臣挺身而出，擎起了豫西救灾会的大旗。据孙贡九之子孙乃薰在《我所知道的豫西救灾会》中记载，豫西救灾会设于洛阳老集路西三府衙门后院，许鼎臣为会长，主持赈灾事务，杨恭斋、叶连三、万宝桢等都是他的帮手。

年已六旬的许鼎臣到处奔波，向社会各界大声呼吁，并让自己的女婿、临汝人杨学斌捐谷2000石，“为

富户倡”。他的门生、曾任陕西省省长的刘镇华捐大洋6000元；民国初年曾任大总统的徐世昌以书画助赈，售得1500元大洋。汲县李敏修当时在北平任旅平河南赈灾会会长，他与许鼎臣为学术契友，他爽快答应向豫西救灾会拨粮。张学良拜李敏修为师，席间请许鼎臣作陪，他听了许鼎臣的一番话，立即从东北调拨了一列车苞谷赈济洛阳……

救灾会的舍饭场就设在了后院空地上。这里每日舍两次小米粥或杂面窝窝头，每次就食的灾民人数在千人以上。救灾会一直持续到1934年，赈济饥民无数。

这段时间，许鼎臣还筹建志馆，与万宝桢、杨云生、孙贡九等人

修孟津县志。此前孟津县已100多年没有修志，可想而知这项工程之浩繁。许鼎臣不畏辛劳，做了大量有价值的工作，比如为孟津县志稿撰写金石跋七十五品，他对出土的墓志进行真伪判别、价值论定，显示了其在经学、史学、书法等方面的深厚功底。令人惋惜的是，志稿在后来刊印时大部分遗失。“我搜集了部分残页片断，正根据这些资料重写孟津县志稿。”许焜说，如果你有关于这些志稿的线索，欢迎通过本报和他联系，为他提供帮助。



(本版图片由许焜先生提供)

